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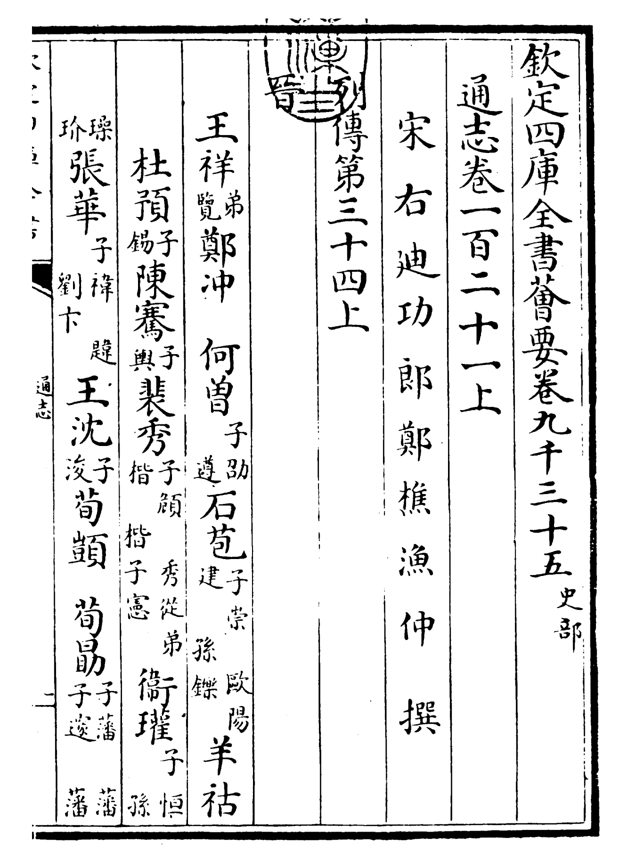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上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晉

列傳第三十四上

王祥弟覽　鄭沖　何曾子劭遵　石苞子崇歐陽建孫鑠　羊祜

杜預子錫　陳騫子輿　裴秀子頠秀從弟楷楷子憲　衛瓘子恒孫璪玠

張華子禕韙劉卞　王沈子浚　荀顗　荀勖子藩子邃藩藩

弟組 組子奕 馮紞 賈充 孫謐 族子模 充弟混 郭彰 楊駿 弟珧 濟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之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立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縣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别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舉秀才除温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内侯拜光禄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

丘儉增邑四百戸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戸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重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相去一

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曽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奏祥久病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

傳在三司之右禄賜如前又詔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大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歴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纒尸

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殮西芒山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

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顔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年八十有五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遠矣又稱祥在正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

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弟覽覽字玄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

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大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

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歸老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偉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詳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别有傳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慾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眞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仄陋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産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勲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

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用及魏帝告禪使沖奏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隷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沖與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及司空博陵元公王

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各於本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聽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公之右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輒就諮訪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

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
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
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輙改易之名曰論
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徽爲嗣
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曽字潁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曽
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
侯曽爲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

給事黄門侍郎上疏曰今之郡守則古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故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况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免絀故得經延歳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

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
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
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
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
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
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
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
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跡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伐罪精

甲鋭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
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
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僚屬名位
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
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
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
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内太守在任
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

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曽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曽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曽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曽面責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乎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曽重引據辭理甚

切帝雖不從時人甚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爲頴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曽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没爲官婢以贖芝命曽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焉曽在司隷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曽盛爲賔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

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其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頴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以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及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戸泰始初詔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喻旨

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年老屢乞遜位詔不許又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劒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勅以常所服飲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

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
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
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賔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
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兩三焉司隸校尉傅玄
嘗著論稱曾及荀顗以爲極盡孝道足爲君子之儀表
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
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令取其食蒸餅上
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

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
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鉤
鈠紖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
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嘗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寛
内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
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
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
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

侍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

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

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
彊易弱粲乃止劭庶兄遵字思祖少有幹能起家散騎
黄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
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隷劉毅所奏免官太康
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
機羨嵩字泰基寛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
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賢
奢侈過度性旣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

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曽侍武帝晏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甞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免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誡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羨爲離狐令

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字仲容勃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

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帝乃釋從鄴典農中郎將時魏

室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猶全軍而還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鋭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軍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

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畀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

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宫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

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於是詔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原其事苞乃就位苞奏州郡農

桑末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
殿最然後爲之黜陟詔嘉之使專督察令增置掾屬十
人聽取王官吏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
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
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
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
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合禮華元厚葬春秋以

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唅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遵奉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雋崇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

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荆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軍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

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太傅參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黄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彦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呉有功封

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黄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申列遂得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自東宮繼統此乃天授而班爵乃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一不安也平吳謀臣猛將以致恩竭力受賞而今之恩澤優

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大晉卜世莫知其紀今之開制
當垂于後若尊卑有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
不安三也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
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
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
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
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
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

鎮下邳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鄣四十里崇作錦步鄣五十里以敵之崇塗泥以

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曜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電愷絶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

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

韲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

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駃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馬崇後

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

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

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

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

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

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凉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

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黄門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緑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耳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

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千餘區蒼頭八百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爲人謹厚無才藝没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

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痛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

文甚哀楚孫鑠者字巨鄴河内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

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

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隷都官從事司隷校尉

劉訥甚知賞之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

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隂王

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

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

郎在職駮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産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甞游於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當建大功於天下旣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

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顔子也與王沉倶被曹爽辟沉勸就徴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親姻多告絶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毁慕寝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徴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黄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

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馬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從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以祜爲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頃大獲其利祜之

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允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允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加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

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衂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

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吴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吴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吴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吴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吴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

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者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

傷也祐眞懿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俊辯祐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毁祐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

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受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埽除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

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二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茍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

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吴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呉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海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

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外內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

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

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
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以被
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
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
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
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
皆焚其草故世莫得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
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
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
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
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
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
邊事當角巾東路言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
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
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

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
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
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
道嗣前哲令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
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
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戸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戸口
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
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

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彊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從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旣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

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没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策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沾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

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傷悼之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五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

年志不可奪身没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毁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

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名至屋宇皆以門爲稱改戸曹爲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言前征南大將軍祜執德冲虛引謙之至不備僚屬

扶疾始辟四掾未至而隕昔召伯所憩愛留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爲表陳詔不許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以蕭何故事策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

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之曰猶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没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元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

以桓玄黨伏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上表訟之曰蕭何爲漢世元功故絶世輒繼臣愚以爲鉅平之封宜同酇國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守長元有

才能多計較與之文者必僞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竊盜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内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淵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廢興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

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僚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戸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註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

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出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循

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司隷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

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

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絶預創意造成奏上

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預上疏多陳農要有益政治預在内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吴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在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吴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將也據要

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又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

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

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

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良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州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

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方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戸封子耽爲亭侯千戸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

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

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

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

宫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

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

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淮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

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

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二石爲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

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

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戸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别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

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之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

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塚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懐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

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簒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正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陳騫字休淵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爲

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黄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恊相搆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

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没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

用皆留給馬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屢稱疾辭位詔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慠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謟弟雉與其子輿忿爭遂説騫子女穢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歛贈太傅

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黄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内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以奮玄孫襲爵卒弟子皓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字秀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年十餘歳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若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静守眞性入道奥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顔冉游夏之美矣爽乃辟爲掾襲父

爵清陽亭侯遷黄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戸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戸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

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
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
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
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
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
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
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
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

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文闕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
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隷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
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
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
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
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
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

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冞入其岨

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囙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

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

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
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
薨時年四十八詔痛悼之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
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
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
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
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

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輙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頠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别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

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頠襲爵頠固讓不許太康三
年徵爲太子中庶人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
酒兼右軍將軍初頠尺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勲賜爵
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
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
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
遂委而去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
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

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享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顗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顗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

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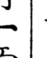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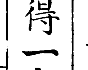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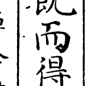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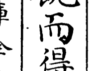
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必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昬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屛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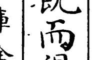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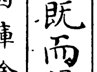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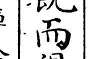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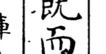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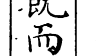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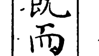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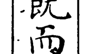
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顔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顔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顔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享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海暨于繼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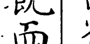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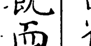
咎單傳說祖乙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宫頠諫曰東宫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宫實體夙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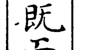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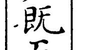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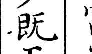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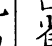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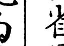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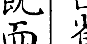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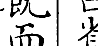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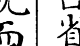
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

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懐簒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諡曰成以嵩嗣爲中書黄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秀從弟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尚書郎賈


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見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能言者楷正容

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内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寛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

之嘗營别宅其從兄衍見而怳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
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
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毁
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
帝嘗問曰朕應天順人海内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
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
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
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

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馬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横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止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

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己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己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己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

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性不競於物安於淡退今旣委
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
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
不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黄門郎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
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
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於宰府嘗目夏侯
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

森但見矛戟在前傳蝦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游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謂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

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雋
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
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
之初侍講東宮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
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
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唯
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
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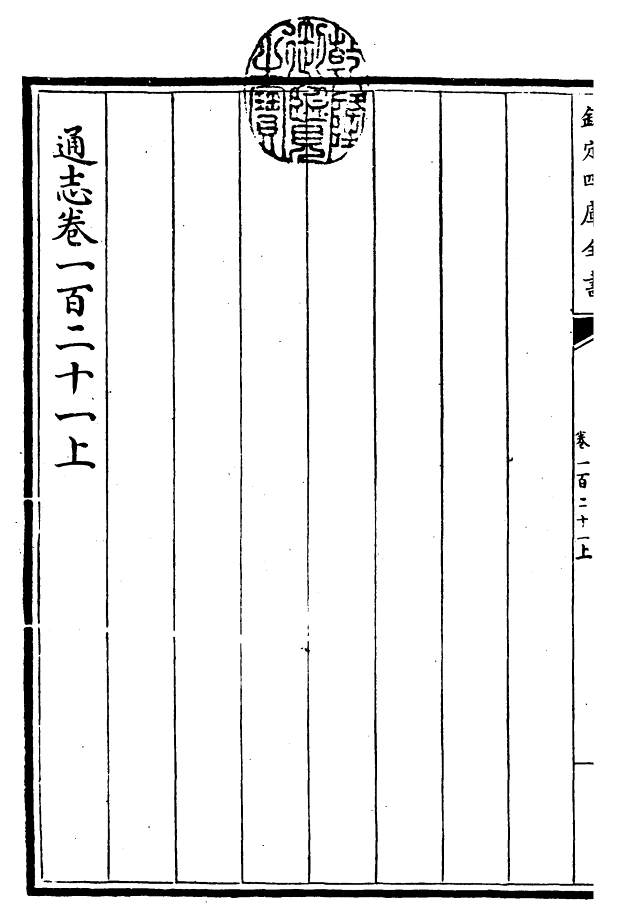
謝文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
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
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忻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
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
以道化厲物必欲以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
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
浚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唯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
鹽米各數十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

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憲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遷司徒及石虎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毅並以文才知名毅仕石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毅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毅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毅使已以石虎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石虎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石虎悉誅挹毅憲亦坐免未幾復以

爲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歴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懐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歴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付長史司馬奥奥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淵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

政悉皆散走眉與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與又誘眉降趙固固妻眉女有寵眉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眉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黄門侍郎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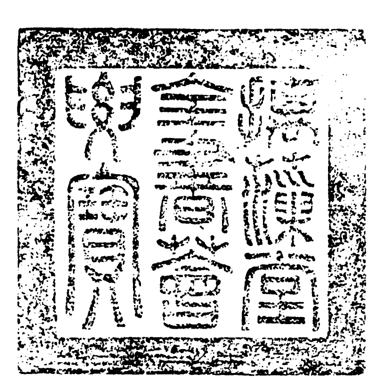
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歎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顔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一上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左　詢